

卷之三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至八十六

新舊唐書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三

取士大要有三

新選舉志云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曰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



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愚謂雖大要有三其實惟二以其地言學館州縣異以其人言生徒鄉貢異然皆是科目皆是歲舉常選與制舉非常相對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揚者則有此三種耳科之目共有十二蓋特備言之其實若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元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王定保撫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篇及兩監篇載會昌五年正月勅文謁先師篇載開元

五年九月詔文皆專舉明經進士二科又如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中一條云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韋澳爲京兆尹至解送日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是也生徒與鄉貢於十二科皆有之生徒是肄業於學館中人館惟京師有之而學則州縣皆有肄業其中者州縣試之送尙書省若鄉貢則庶人之俊異者平日不在學中肄業徑懷牒自列于州縣州縣試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

偏重進士立法之弊



雖並重明經進士。後又偏重進士。新志云。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尙。撫言。會昌舉格所送人數。國子監及各道。皆明經多。進士少。又述進士上篇云。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又散序進士篇云。進士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終不爲美。云云。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伯義書。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罾。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讀徃載。

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未卽以進士賢。明經不賢也。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達國家選士之意。居方寧斯人之徒。與況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才如居方。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梁一笱一罾一繳之義。觀以上各條。可見進士又在明經之上。且可見彼時明經及第者。不肯卽求吏部舉選。徃往舍去。仍應進士舉。惟歐陽詹所見不然。此皆足以徵唐制也。要之積重難返。如詹之明達者已少。封演聞見記第三卷。貢舉篇云。代以進士登科。



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進士張縉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云云。此段似有誤。揖上疑脫平字。馬字疑衍。及第進士俯視中書黃門兩省郎官。落第尙可再舉。一得卽躡清要。故平揖近畿蒲州華州之令長也。其立法之弊如此。徒長浮華。終無實用。唐楊綰李德裕已憂之。

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觀此則知彼時所以輕明經重進士。

### 不必登第方名進士

昌黎上宰相書。自稱鄉貢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此書十一年所上。李肇國史補云。得第謂之前進士。是也。而其實進士乃科中。一目但應此舉者卽得稱之。試隨舉一二。如新舒元輿。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尙書水炭脂炬。殮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貢士體輕。非下賢意。俄擢高第。調鄠尉。舉進士者。貢於州府也。試尙書者。試於禮部也。新選舉志言。試士本由考功。



員外郎開元中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侍郎主之是也其時元輿尙未登第又新令狐綯傳子瀉避嫌不舉進士綯去宰相巧瀉與羣進士試有司是歲及第左拾遺劉蛻言瀉未嘗舉進士妄言已解天下謂無解及第然則不必及第方名進士也

### 登第未卽釋褐

東萊呂氏云唐制得第後不卽釋褐或再應皆中或爲人論薦然後釋褐此條極爲中肯如新書選舉志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此蓋指登第後未得就選故曰選未

滿中宏詞拔萃卽授官此呂氏所謂再應皆中然後釋褐也昌黎上宰相書云愈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云云又云國家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云云昌黎以貞元二年始至京師八年方及第故歷四舉三選則公自得第後於貞元九年十一年凡兩應博學宏詞試皆被黜集中明水賦登進士第作省試不貳過論則試宏詞作也餘一選無考或又應書判亦不中耳宏詞是大



科。吏部舉之。中書省試之。疑書判亦然。新選舉志云。進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彼時進士初選。大約得校書郎。或縣尉。二者皆九品。故公望得九品之位也。禮部試進士。吏部中書試宏詞。皆用詩賦。故云繡繪雕琢。而判亦繡繪者。宏詞所業。詳見玉海。若進士程文與拔萃判。載文苑英華。甚詳。可考也。觀此文足證呂氏唐制登第不卽釋褐。再應皆中。然後釋褐。及新志未滿。選試宏詞拔萃。卽授官之說。若爲人論薦得官。則散見新舊各列傳者更多。不可枚舉。公再應皆不中。九品之位。下士之列。信無望矣。乃伏光

範門求賈耽趙憬盧邁輩。希其論薦得官。三上書皆不報。方去京師東歸。圖幕僚一席。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辟公。始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徐帥張建封又奏爲武寧軍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府罷。如京師。再從參調。竟無所成。直至貞元十八年。方授四門博士。以上參取東雅堂徐氏刻韓文注。顧氏嗣立年譜。方氏世舉編年譜注。唐時士子登第後得官之艱難若此。又如李義山以開成二年。高錡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登進士第。三年。又應宏詞科。不中。文集與陶進士書云。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四年。以書判拔萃。釋褐



為秘書省校書郎

參馮先生浩年譜

此亦足徵唐制

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相公書自言五試於禮部

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自注詹

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授助教

平選疑即應書判拔萃舉詹與昌黎同登進士第其

再舉宏詞不中與昌黎同其後昌黎蓋一應平選不

中不再應惟上書求薦而詹則以再平選得之

進士首選為解頭禮部登第居首為狀頭宏詞居首

為敕頭是謂三頭見南部新書卷已

### 制舉科目

歲舉常選備列其科之目此定制也而制舉亦有科

名其見於各傳者若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

道侔伊呂科解琬舉幽素科房瑄舉任縣令科楊綰

建復古孝弟力田等科韋處厚舉才識兼茂科高適

舉有道科王翎舉才兼文武科馬燧舉孫吳倜儻善

兵法科韋皋之姪正貫舉詳閑吏治科樊宗師舉軍

謀宏遠科鄭珣瑜舉諷諫主文科方技嚴善思舉銷

聲幽藪科此類不可枚舉而志中皆不列其目者此

非定制其名皆隨時而起志中不能縷述

### 得第得官又應制科



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蕢傳蕢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儒學傳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瞻科文藝傳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隱逸傳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是也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是也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是也不能羅列隨取幾條以見之

新舊官志皆據開元六典

舊書職官志總論云自高宗之後官名品秩屢有改易今錄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職員有加減者則各附之於本職云按唐初官制更易雖亦時有不過小小更之龍朔二年爲高宗卽位之十三年始大改官制普加竄易舊制幾十不一存其時高宗寵暱武后爲所鉗縛而武氏奸謀已動本可從舊而有意革改以一新天下耳目迨咸亨元年復舊而光宅元年武氏僭立後仍復大改舊制盡廢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又復舊可已矣乃開寶盛之極卽衰之始元宗侈心蓋微見於卽位



之初開元元年又大改官名至德二載十二月勅近日所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永泰二年上距至德二載十年蓋自此以後無大改矣故舊志以此爲據雖則以此爲據然斯時唐運甫及中世其後固不能無小更者故又言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云云今舊志中小字注多有武德貞觀建中貞元年中所定者是也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

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而舊志於兵部郎中一條云凡天下節度使有八此開元制也至至德則天下節度凡三十有五豈八乎而永泰不待言矣然則舊志雖言據永泰其實仍據開元蓋開元所改至德至永泰十年之間盡復其舊所復者官名耳而祿秩體制職掌仍依開元何則唐會要稱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竹垞朱氏謂開元十年始有事修是書歷陸堅張說徐堅蕭嵩韋述張九齡陸善經李林甫苑咸之手而成今六典卷首列李林甫等注上而九



齡已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進書之日似九齡久  
去官矣但程大昌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  
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  
是竹垞之言如此觀舊官志及通典所據者開元二  
十五年愈見程說之確元宗改易雖見侈心而官制  
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  
則知其均據開元也新志雖不言其所據何時要新  
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則必亦以開元爲據

舊官志敘首

舊官志敘首先說一朝沿革本末次臚列品秩又次

則說職事官訪擇選授臨軒冊命出身入仕區分清  
濁之法又次則說文武散官又次說門資出身又次  
說勲官預選又次說泛階之恩又次說泛階給祿不  
給祿之別又次說勲官節級之濫又次說行臺尙書  
省又次說王府官又次說天策上將府官末總說行  
臺天策罷廢事此篇洗矚刷目提綱挈領最佳六典  
通典皆無之惟見舊志而新志一槩刪去非也

總說沿革一段內貞觀八年九月以統軍正四品下  
別將正五品上別將下脫爲字

臚列品秩一段共四項一文武職事官一文武散官



三爵四勳也。正一品無散官。無勳。說見下。無武者。以天策上將省也。從一品無勳。正二品無職事官者。以尚書令省也。上柱國是正二品勳。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二墓志。二人俱授上柱國。唐制勳最無定也。從二品全有。正三品無爵。當即用從二品爵。從三品全有。此品中列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按此與太常宗正爲九寺。而太常卿宗正卿已入正三。注云。天寶初昇入正三品。故此從三品中惟七寺也。乃其下文云。諸衛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龍武將軍以下。又歷數諸官。至親王傅。乃注

云。已上並職事諸官。衛羽林千牛龍武將軍爲武。餘並爲文。諸官二字誤倒。當乙。觀此則知上文入正三品四字是衍文。何者。上正三品中。列諸衛羽林千牛龍武等軍大將軍。此從三品。則非大將軍而將軍也。何得又贅此四字乎。正四品上階全有。此階首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注云。舊正四品下階。開元令加入上階也。但此二官已見上正三品。注云。舊班正四品上。大歷二年升。此志雖據永泰。而其後又有改者。固不尋不據後定。門下中書二侍郎宜歸併一條。載入正三品。而正四品上階又復出。殊屬非是。正四品下



階無爵無勳。正四品下階及從四品上階下階。疑皆用正四品上階爵也。無勳者。疑卽上階勳也。從四品上階無爵。從四品下階無爵無勳。疑卽上階勳也。正五品上階全有。正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從五品上階全有。從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爵止于五品以下。並無之。此一階之中。自大理正至上府果毅都尉。注云。已上職事官。果毅爲武散。餘並爲文。散字衍。以下駙馬都尉奉車都尉。注云。並武散官。以下朝散大夫。注云。文散官。以下遊擊將軍。又注云。武散官。二都尉不與游擊將軍

同。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別敘以示例。與他階中先文後武不同。觀注又云。駙馬自近代已來。唯尙公主者授之。奉車有唐已來無其人。則可見。正六品上階太學博士。注云。武德令從六品已上。貞觀年改。已字衍。此階之中。有衛官一項。亦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以下凡有衛官皆如此。正六品下階無勳。當卽用上階勳也。從六品上階內有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一項。提出別敘。不與他職事官同。未詳。從六品下階無勳。當卽用上階勳。以下正七品上階以下正七品下階。諸屯監注



云。神武令有漆園監。神武當作神龍。正七品下從七品上下皆無勳。當皆用正七上勳。勳止于七品以下皆無之。以下正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八品下階。以下從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九品下階。以下從九品上階。無武職事。此內自下府兵曹以上。注云。已上並職事文官。當作並文職事官。以下從九品下階。此上脫誤。宋本已。皆以意增收。

唐制多卑官得高階。惟正一品只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司徒司空。此皆三公也。却無階。當時爲三公者。

借用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爲階。官尊階反卑。李涪刊誤卷上辨之。以爲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旣用開府爲散階。而拜三公者。反以開府爲階。得不乖舛。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宜錄。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李說。是其又無勳者。疑卽借用正二品上柱國爲勳。上柱國乃勳之最高者。唐制勳旣無定。有以至卑之官得此勳者。則亦可以至尊之官兼此勳。且階旣以尊兼卑勳。似可以此例也。

職事者諸統領曹事。供命王命。上命字誤。



武散官舊謂之散位武上脫文字

朝議郎已下甚爲猥賤每當上之時云云上字之上似當有番字

民部尙書一人兼掌刑部工部此下脫事字

臚列品秩非板法

前所云臚列品秩者旣自正第一品起直至從第九品下階矣而所臚列者却非板法勳官最濫如梁府君等已見前新書盧坦傳云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得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

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卽此一事以觀坦爲正四品下階官而其階則正五品下階其勳則從三品可見所臚列者非板法大約官自有一定品秩而階則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而授之勳則以著有勞效而得之是以與官不必相應其餘爵邑章服想亦如此

文武職事官官也文武散官階也其正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階以官階勳爵槩名曰階此階字乃是借用



總論新官志

新書百官志首段云唐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云云品卽官也此段提綱挈領亦自明析此下先發明宰相沿革兼及翰林學士宰相之職云云以下應提行另起連寫非此下則臚列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三省次秘書省次司天臺次殿中內侍二省次御史臺三省長官皆宰相餘臺省以次列之然後及御史臺與漢制以丞相御史爲兩府者異矣且漢制三

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卽宰相之任魏晉以降三公備位而已爵尊而不任事宰相別有其人至唐而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侍中中書令雖真宰相不輕授人而必假爲之稱視漢及魏晉又大異矣漢有三府卽三公之府又名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儀同三司亦謂此已見前第五十六卷至新百官志說御史臺沿革則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六典第十三卷御史大夫一條注同與彼三司不同御史臺之下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又次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五監又次則左右衛左



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  
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又次則左右  
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軍府也又次則東宮官  
次王府官公主邑司官次外官自尚書省以上爲一  
卷又自內侍省以上爲一卷又自五監以上爲一卷  
又自東宮官以上爲一卷自王府官以下總爲一卷  
愚謂衛府當自爲一卷東宮官當合王府公主邑官  
爲一卷外官自爲一卷方覺界畫井然但圖併省卷  
數以見其能簡而省曰不清不便檢閱亦一病也

### 宰相位號

宰相之職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  
正云云此段剖斷宰相之職與名頗爲明析其謂僕  
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人故  
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此說初唐制也此  
下言僕射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之名起於此迨其後惟侍中中書令不輕授  
若僕射則雖授亦非相矣舊楊炎傳歷敘德宗之惡  
炎欲誅炎而其下乃云遂罷炎相爲左僕射觀此炎  
於罷相之後方言爲僕射則知僕射非宰相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

錢希白南部新書卷甲云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



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名。不專授。愚謂專疑當作兼傳寫誤。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後裴炎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案此條采自南部新書卷甲。

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云。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

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

### 三省先後序次

三省先後序次。六典先尚書。後門下中書。新舊志皆宗六典者。故與之同。通典則先門下中書。後尚書。六典本法周官。欲以六部括天下事故耳。其實尚書令因太宗曾為之。人臣不敢居。遂廢。其後郭子儀亦讓



不受。終唐世無爲之者。則遂以僕射爲尙書省之長官。論其品秩。僕射從二品。侍中中書令正三品。似當以尙書省居先。論其職掌。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通見典二十一卷職官宰相一條而僕射特以權代令。則又當居後矣。二者雖各有一義。要之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尙書受成。則中書門下居前。於理爲長。唐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卽宰相之職。而尙書省不繫平章銜。則其不合先中書門下兩省可知。

明慶

舊志左散騎常侍下注有明慶。二年起居郎下注有

明慶中疑皆當作顯慶。避中宗諱改

司天臺

司天臺新舊志同。六典及杜氏通典職官門皆作太史局。且隸秘書監。不別立一條。所云臺者。惟御史一臺而已。此外無別臺也。蓋新舊志據後定。故不同。

大夫中丞

舊制御史臺一條云。大夫中丞之職。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據六典當作御史大夫之職云云。

軍器監



軍器監新舊志及通典並同而六典不載未詳

### 六軍

六軍據新志以龍武神武神策各左右當之而舊志說六軍則數左右羽林而不數左右神策通典說六軍與舊志同蓋通典據開元神策始于上元中在其後舊志據永泰雖在上元後要之六軍之名仍取舊制書之至中晚唐神策軍兵權最重故新志以後定者言之歟今未能詳考

舊一百八十四宦官傳昭宗天復三年崔允奏云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浸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允與朱全忠盡殺宦官左右神策軍並停廢此段與前七十四卷所引通鑑略同據此則神策卽分羽林衛所立

### 新舊志外官序次不同

新官志末卷特標外官二字提行自天下兵馬元帥以下至防禦使一條止皆使持節官非守土之官故多以使名者如元帥都統招討總領兵馬皆爲征伐而設事平則罷不設節度以下則有觀察團練防禦經略凡五等自西都東都北都牧以下則皆有職守



者猶今所謂地方官敘次甚明析然舊官志於東宮官屬王府官屬之後繼以州縣官員四字標題卽詳載三府都督州縣都護等官然後載節度元帥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新書不過取而顛倒其前後次第耳究之如舊書敘次亦何嘗不妥新書往往求異於舊書惟官志多同而此篇則以敘次爲異

### 六典外官無節鎮

新舊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爲藍本而稍增損之故也六典凡三十卷二十九卷皆京官惟末卷是外官然於節鎮竟一槩不載故其標目云大

唐六典三府督護州縣官吏卷第三十三府京兆河南太原也督都督也護都護也乍觀之似太疏略徐思之都督者卽總管之改名而亦卽節度之緣起也言都督而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經略皆足該之矣况六典開元時修情形與肅代以下大不同則不載節度等使固宜

### 牧刺史一條校誤

舊志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覆官吏覆六典作覈又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六典無疾才二字又若獄訟疑議



兵甲云云六典作獄訟枉疑甲兵徵遣又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六典作孝悌力田者考使集日具以名聞無頗有以下九字皆以彼爲正考使集日者新百官志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定考皆集於尙書省唱第然後奏是也

### 過所

舊志關令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語本六典新作車馬出入據過所爲往來之節改得殊不如舊過所猶言路引亦似今兵部所給勘合火

牌新志於司門郎中員外郎一條云天下關二十六度者本司給過所是也然其制不始于唐漢已有之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卷歷引刑統衛禁律釋名漢文帝十二年張晏注魏志倉慈事廷尉決事徐鉉稽神錄以釋過所之義最詳明

### 官階勲爵中晚日漸糾紛

新唐書陸贄傳云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突鈞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愚謂唐初官制惟有官階勲爵四項尙



屬簡明。中晚以下。日漸糾紛。員外試官之多。有增靡已。於是乎一官而變為數官。權知裏行。檢校判攝。枝岐節。贅不可爬梳。官之外又有正官。正官之外又有職。而勳散爵號。更為冗溢。往往以卑兼尊。與官不相照應。所以然者何也。突鋒排難者。以是酬之故也。顏魯公為其父惟貞作家廟碑銘。此碑載都穆金薤琳瑯第二十卷。子藏有拓署云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撰。末附跋云。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微軀官階勳爵。竝至二品。案魯公由正三品

官吏部尚書。遷從二品官太子少師。而光祿大夫是從二品階。上柱國是正二品勳。開國郡公是正二品爵。故云云也。據新書本傳。公為楊炎所惡。故有此遷。尚書要官。少師則閑官耳。禮儀使是其差遣。炎罷公尚書。使猶如故。而并於官言之。不別言差遣。至其階勳爵。則前為湖州刺史。約在廣德中。書臧懷恪碑。為撫州刺史。在大歷十二年。書李元靖碑。署銜即此階勳爵也。舊地志。湖州上。撫州中。而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階。乃其後直至尚書階勳爵。始終不改。即此足證官與階勳爵不必相應。要之彼時



人臣銜名。猶不過官階勳爵四項。其後愈覺猥濫。五代尤甚。舊五代史馮道傳。道著長樂老。自敘階。白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

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



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此正分官與職而別言之。又分官與正官而別言之。職與官皆其實任事者。皆似差遣。但猶不言差遣。此種糾紛制度。并功臣名號。皆起唐末。中世尚未有。

司馬溫公論唐宋官制

司馬溫公作百官表已佚。文獻通考第二百二卷經籍考采其自序云。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

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婚於眾。始有汎階。自是品秩浸訛。朱紫日繇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褫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



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  
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  
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  
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  
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  
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  
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  
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  
實異交錯難知案温公此序最中肯綮而官乃古之  
爵差遣乃古之官職乃古之加官三語尤爲扼要此

沿五代制并改馮道之所謂官者而名以差遣矣此  
表所載乃自宋建隆以下訖於熙寧文官自知雜御  
史以上武官自閣門使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記其  
遷除黜免而此序却追溯官制紊亂之所由然直從  
唐高宗肅宗說起欲以見此弊不但不始於宋并不  
自晚唐及五代而始其來久矣學者讀史於新舊唐  
書及宋史所最苦者官名之淆雜累墜眩瞶心目試  
將温公所謂官乃古之爵云云者以求之則唐宋官  
制乃可考見

明正德戊寅書坊慎獨精舍刻通考  
脫誤不可據今用文集參校增改

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



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洪容齋續筆第五卷云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

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尙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愚謂司馬氏言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此言官之濫杜氏言桂國值三十頃此言勲之濫洪氏言銀青與里長等此言階之濫蓋唐官制至五代益亂宋沿五代之弊是以官職差遣化一爲三不勝其煩而階勲爵邑之類徒設空文皆無實事



庚申三月和十日苑客閣一過 雜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四

內樣巾子

舊輿服志武德已來始有巾子中宗景龍四年三月  
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本紀誤作甲子已見  
前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塵史卷上禮儀篇云隋大  
業中牛宏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  
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  
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裏頭帛下著巾子耳錢希白南



部新書丙同如王錢二說中子隋時已有不始唐初  
但用桐木自不如絲葛著裏頭帛下一語其製可見

### 總論新書兵志

舊書無兵志新書補之甚善但其首段泛說一朝大  
意而終之云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  
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  
之迹以爲後世戒云愚謂征防守衛事之大者後世  
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謂其不可悉記而略去  
之何也既略去制度不詳而記廢置治亂何益且此  
段之前半截極力提唱搖曳府兵立制之美又言府

兵之所以爲美者以其能寓兵於農使人讀之不覺  
神往及徐徐讀至下文實敘府兵制度而所謂寓兵  
於農者仍不可得而詳也所云居處教養畜材待事  
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者  
畢竟如何節目如何不盡合古如何得其大意但有  
空空唱嘆絕未明敘其制令人徒增悵悶夫古今時  
勢不同當隋唐而必欲行三代之事反嫌執泥府兵  
不盡合古得其大意此正其善於調劑處何但空說  
一番乎此制起於周隋定於唐初至天寶而壞一壞  
不可再復然其立法之善存之足備采取竊計三百



年中兵事頭緒繚多而提掇唱嘆空句亦敘事之不可少者約須二萬言可了今只七千餘字宜其不詳乃新志既不詳而通典兵門但載行伍營陣中事於府兵全不記載亦爲可恨

武德三年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一人以督耕戰六年軍置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軍將不但督戰且督耕又有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者可見府兵平日卽農夫也無不耕而食者其制美矣但所耕之田不知在何處如何給之如禁軍以渭北白渠有此一句而天下府如何督之如何檢察勸課之且兵所耕之田則不見

府兵散在天下而隸於諸衛折衝都尉府諸衛府在京師平日如何統屬關內道近尙可若遠者殊不曉其統屬之法其平日受治於州刺史縣令與其所出租庸調與平民同乎異乎皆不得知以意度之軍將副坊主大約似今衛守備耳下文云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又云府兵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此二段稍見寓兵於農崖



略然於所謂征者略見之矣而所謂防守衛者則全未之及

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襍穡耒一時治武騎劔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槩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

衛文獻通考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名俊卿著山堂考索會

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

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

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

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考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

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

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

又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一而地理志關內道所載

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新書意主簡明愛惜筆墨甚矣



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又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

### 兵志校誤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云云一

段說農隙閱武之法內二人校之人合謀而進云云

上人字衍又左右擊鉦少却云云右當作校二字文

獻通考誤與汲古閣新兵志同以意改此在京師教

下州縣府兵如何  
訓練則不可考

### 曠騎

新兵志府兵之法壞番役更代不以時衛士稍亾匿

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

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

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曠騎十三年始以曠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衛爲六番案張說傳衛兵貧弱

番休者亾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

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

師後所謂曠騎者也據此似其初本府兵散居各州

郡番上宿衛說所募則聚居京師以十二萬兵聚居

京師勢有不給故復分隸之而所分隸亦但在近畿

無遠者兵志空發議論多紀載實制少文獻通攷抄



撮而已無所發明故不能詳悉

方鎮節度使之兵

舊書於地理志中說方鎮兵制新書則摭入兵志雖意在移易其篇名以竄改閱者之耳目但舊無兵志故入地理此等本是兵事入兵志是也惟其所敘各道之各軍各守捉各城各鎮與舊地志頗多互異此等皆是實法實事作者固不便以意妄造欺人自是各有所據大約新書據後定者然以新書之立意欲求異於舊書則此等互異處斷不可偏信新而廢舊如舊地志平盧二軍此一軍又范陽彼九軍此十六

軍又河西彼八軍此十軍又隴右彼九軍此十八軍又劍南彼六軍鎮此十軍三十八鎮又嶺南彼二軍此六軍其他數雖同而名亦多異至於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二段似與舊地志更大不同考江南道河南道並非節度道名彼但云福州刺史萊州登州刺史領之恐此志據後定者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考此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所管而此



乃以爲關內蓋其實是朔方節度所管但在關內道  
界中耳似異實同也

三蒼說文字林

舊經籍志小學類三蒼三卷李軌等撰郭璞解李軌  
當作李斯又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說文解字十五  
卷許慎撰字林十卷呂忱撰愚案三蒼說詳二十二  
卷史籀所作史篇十五篇西漢時著於功令學僮能  
諷乃得爲史建武雖亾其六殘本尙存今唐志遂不  
載則已亾矣竊疑魏晉南北朝人好古者多何以致  
亾據漢志三蒼多取史篇文字然則史篇卽在三蒼

中士子以其不必兩習故亾耳然三蒼故在也呂忱  
晉人晉書無傳其爵里可考者北史三十四江式傳  
延呂二年式上表稱晉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而  
隋書經籍志則云弦令其字林卷數江式云六卷已  
與舊唐志不同封演聞見記第二卷文字篇又作七  
卷新唐藝文志又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又作五卷其  
作書之旨江式云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  
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封  
演云呂忱按羣典按異字按字林亦五百四十部凡  
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



者是忱所益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就江式封演張參說尋之規模約略可睹新書選舉志云凡學館諸生九經外讀說文字林三蒼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張參亦云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唐時三書與蔡邕石經並立學課士如此宋史

藝文志雜亂無章誠難深據姑就考之此志已無三蒼則三蒼亾於宋然猶有字林不知何時又亾之尙幸說文巋然特存若有神物護持學者未通此書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 蒼頡埤蒼

漢志又有蒼頡篇卽三蒼也但合之耳今舊唐經籍志新唐藝文志皆有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似唐尙有此書宋志則亾矣又曹魏張揖撰埤蒼似是埤益蒼頡者又撰廣雅以廣爾雅二書新舊唐志亦皆有

舊埤蒼下注張揖撰誤

隋曹憲注廣雅避諱改博雅宋志直言



曹憲博雅非也。而無埤蒼則亦亾於宋。今吳瑄刻廣雅存陽湖孫星衍采羣書所引蒼頡篇與化任大椿采字林皆成卷帙。雖不全稍存古人面目。

唐以前音學諸書

小學有二。首文字。次聲音。論其根本。聲音原在文字之前。論其作用。必以文字為主。聲音反在所緩。蓋二者皆易變亂。但文字實。聲音虛。既從實處捉定。聲音雖變。不怕。唐以前字學書存者尚多。而說文之存。尤爲斯文之幸。能通說文。得其門而入。可與言學矣。其次則聲音亦宜稍留意。觀舊唐經籍新唐藝文志。唐

以前音學諸書竟無一存者。惟廣韻雖宋人所修。尙存唐人規模。

字學書史籀已有音學書。魏晉以下方有。今既盡亾。而劉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陰時夫韻府羣玉。併二百六部爲一百六部。變亂舊章者。盛行於流俗。有志之士。反而求之廣韻。其亦足以知聲音矣乎。曰否。廣韻雖仍存魏晉齊梁及唐人面目。但李登呂靜沈約諸人作韻書。祇據當時之音爲定而已。不能追考三代以上之音也。宋吳棫才老作韻補五卷。雖有意考古音。然實不知古音。濫取漢魏隋唐之文。異於今者。



即以為古。雜亂謬誤。明陳第季立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稍知求其原本。直至顧絳寧人音學五書及韻補正出。古音始復存。予深信篤好之友。人戴震段玉裁議顧氏尚有失。予未能究通。且從顧氏。

寧人宿傳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甚矣。寧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予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寧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甚。故青主以此戲之。然則古可好。不可泥也。聲音固爾。文字亦然。蓋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

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說文不亾。則字學常存。此書殆將與天地無終極。字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功。大既有韻書。音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書。吾從衆也。惟於隸書中去其外。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書用今音。斯可矣。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



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

聲音文字，學之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苟得其門，又何求焉？終身以之，惟是爲務。其他槩謝曰：我弗知。此高門中一司閽之老蒼頭耳。門戶之事，熟諳極矣。行立坐臥，不離乎門。其所造詣，鈴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階，況敢窺房奧乎？予於此等姑舍是，因讀新舊唐志附論之。

可謂通人之論

### 開元禮

唐禮莫著於開元。舊經籍志有大唐新禮一百卷，房

元齡等撰。此貞觀禮也。而無開元禮。新藝文志則以新禮爲大唐儀禮。注云：長孫無忌、房元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撰。貞觀十一年上而又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許敬宗、李義府、劉祥道、許圜、師韋、琨、蕭楚材、孔志約等撰。顯慶三年上又載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崑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崑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正、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新選舉志云：凡



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  
 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與正員又云貞元二  
 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然則此書立於學官  
 以為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李涪以開元禮及第  
 見北夢瑣言第九卷  
 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義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  
 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  
 學盛矣舊志之不載誠為闕漏宋史二百四卷藝文  
 志三儀注類仍有之并有百問類釋而又有儀鏡五  
 卷韋彤義釋二十卷義鏡略十卷教林一卷是宋代  
 此學猶在逮及元明遂無聞焉各家書目皆不見惟

朱先生彞尊集中有跋予從平望汪鳴珂借錄凡一  
 百有八卷今存

唐律

夫子稱信而好古又稱好古敏求居今日而言古唐  
 以前書是也朱先生彞尊跋石渠爾雅云唐代遺書  
 傳世者罕矣此真一語破的蓋其生平揆奇訪祕專  
 務博采晚乃有見故能為此言竊謂唐人之書如石  
 藥固無甚關繫即開元禮亦非至要獨唐律之僅存  
 者乃為希世之寶元泰定四年刻柳贊為序附以王  
 元亮釋文者朱先生亦有跋以舊志所載刑法類中



各書考之不知元刻唐律當志中何家予訪求三十年不獲近始鈔得

員半千

新藝文志第五十別集類員半千集十卷董衝唐書釋音第五卷音王問切則當讀若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謂左傳伍員陸德明音云平聲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仕劉宋奔元魏本彭城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改姓員則員姓正當爲平聲董音誤竇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位清要當時語

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姓音誤久矣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不始凝之又芸閣姓苑云員氏其先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於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平王時敖爲大夫則此姓又不始於敞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以上皆吳說愚謂元黃公紹韻會第六卷員于權切音與元韻元同詩聊樂我員員于爾輻景員維河竝音云行人子員伍員音亦同唐員半千董衝音運竇苹書至元而亾今惟董衝存此類正如緜欽之緜音若婆姑仍唐讀毋庸辨正吳曾掇拾徒長蕪蔓愚所不取

新唐列傳第三十七卷半千有傳



李康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晁氏讀書志作李康成此脫一字

唐人文集

舊志載唐人文集只百餘家新志約六百餘家今世宋元集數見不鮮唐人集則寥寥矣張天如但采漢魏六朝不及唐人予訪求數十年又有友人張德榮吳翌鳳相助所得頗博王阮亭居易錄一則云朱竹垞言所見唐人文集自韓柳元白數集外則張曲江顏魯公獨孤及劉禹錫元結李衛公陸宣公杜牧沈

亞之歐陽詹呂溫李觀司空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

皇甫湜李翱孫樵劉蛻黃滔二十餘家皆予所及見

者若富嘉謨吳少微李華蕭穎士賈至李翰樊宗師

梁肅盧肇馮宿劉軻之徒皆不見其全矣竹垞阮亭

皆見之二十一家予少呂溫劉蛻餘皆有竹垞見阮

亭不見之十一家予有李華餘皆無此外竹垞阮亭

未舉及而予有者又數家合人間所習見共約四十

家以新志考之未及十之一新志有詩無文者亦以

充數予則徒詩者不取

明蜀刻權德輿集但有詩文則目錄空存故置不列

明代諸公翔論不讀唐以後書此輩固不讀唐以後



書矣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勦其字句襲其聲調但以供詩文之用遂可謂之能讀乎若果實能讀徧唐以前書雖未讀唐以後書吾必謂之學矣然果實能讀徧唐以前書其勢亦必須會通宋元必不能截然自唐而止畫斷鴻溝矣經學史學姑不論卽唐以前文集七才子所摹擬大抵不過幾名家幾大家且多看選本少看全集博觀而約取去短而集長惟深心嗜古之士爲能然也

### 新食貨加詳

新食貨志較舊志加詳約幾倍之有餘似勝于舊

### 庸法新舊不同

新食貨志授人以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舊書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二者旣不同新加役二十五日者二十日者亦似互誤

### 餽

新食貨志凶荒潰散餽飭相食說文卷五下食部餽飢也俗誤作餽說文無此字已見前六十八卷

### 澹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  
本錢澹舊作充俗作贍在說文卷六下貝部新附

鈇

輓夫繫二鈇于胷而繩多絕說文十四上金部新附  
鈇裂也从金爪普擊切與此文義不合且董衝唐書  
釋音第五卷音攻乎切則从瓜不从爪然此字他書  
未見有用者董氏亦但釋其音不解其義也詳考之  
新書此條實采自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彼詳述楊  
務廉於陝州三門鑿山燒石施棧道牽船運米蓋小  
人立苛法徒病民而無利于國其害如此此新書之  
采小說而有益者舊書則無鈇乃俗字張鷟用之而  
新書仍之

庚申十二月初十日長孺閱一過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  
本錢澹舊作充俗作贍在說文卷六下貝部新附

鈇

輓夫繫二鈇于胷而繩多絕說文十四上金部新附  
鈇裂也从金爪普擊切與此文義不合且董衝唐書  
釋音第五卷音攻乎切則从瓜不从爪然此字他書  
未見有用者董氏亦但釋其音不解其義也詳考之  
新書此條實采自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彼詳述楊  
務廉於陝州三門鑿山燒石施棧道牽船運米蓋小  
人立苛法徒病民而無利于國其害如此此新書之

采小說而有益者舊書則無鈇乃俗字張鷟用之而  
新書仍之

庚申十二月初十日長孺閱一過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彥範於瀼州恕已尋皆被殺此後如昭宗朝裴樞獨孤損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五

盧承慶參知政事

新宰相表顯慶四年五月丙申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承慶本傳作同中書門下三品

神龍二年應添一句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彥範於瀼州恕已於環州元暉於古州東之於瀧州此下應添一句云



柳璨之類遺漏其被殺者甚多此表之例宰相除拜  
罷免貶竄誅次皆書而自亂其例者却不少今不備  
及

### 論方鎮表

方鎮之建置分割移徙最爲糾紛以唐一代變更不  
一竟無定制所以覽史者苦於眯目舊書無表新書  
特補方鎮表開卷瞭然此新書之最善者但舊地志  
於節度使亦曾分作兩番敘述前面先列十節度開  
元二十一年所置每道用小字注其治所及所管後  
面又列四十七使係至德以後所置亦每道用小字

注其治所及所管十節度易於明了如舊志所列已  
足其四十七使分合更易繁若亂絲此非表不能整  
理而舊志但累歷而舉之豈能條析乎且兵自宜別  
爲志方鎮自宜別爲表盡入地理一何喧混此新書  
體裁所以爲善也其以十道節度入兵志以四十餘  
使入方鎮表瓜疇而芋區之此亦出於不得已要之  
十道者卽四十餘使之先聲四十餘使乃十道之後  
局也相爲首尾不可離析今兵志有其始制不見後  
來改更方鎮表但有後事不見其初來歷此合之則  
兩美離之則兩傷而作者竟不得不出於此何也避



重複也竊謂重複固不可然宜於兵志敘完各道節度所管軍城鎮守捉之下轉到開寶亂後事添入醒目之語云自肅代以後增置節度愈多列鎮相望星羅棋布其建置沿革詳見方鎮表自是天下府兵昔時隸籍衛府者皆變爲方鎮之兵天子不得而調發之矣又方鎮表敘首云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數語略見府兵大槩正與兵志中語相髣髴此下乃直接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

之云云其下又接方鎮之患各專其地連衡叛上以力相併云云末經結云可不戒哉下卽編年列表其冒頭本說府兵法制之善而下半段直說方鎮爲害亦不說作表緣起轉落承接處着目全不分曉宜於不得以有之之下接云此府兵之制所以爲善也其後弊壞睿宗之世始置節度使開元增置有八所管守捉軍城鎮詳見兵志天寶大亂自是增置諸鎮凡有數十然後接土地之廣云云至末可不戒哉之下宜云今斷自景雲元年列其疆域建置作方鎮表如此方明析達心則其言略不爲下學之地此其病也



方鎮表與他家互異

新方鎮表與舊地志所列至德後四十七使及杜氏通典州郡門皆有互異處其名稱其體制其品秩其管轄其職掌頗經改易又數數叛服不常紀載之紛岐固難畫一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據自序稱四十七鎮方鎮表所列凡四十四鎮吉甫書進於元和八年方鎮表始景雲至唐末其數之不同今未暇詳考且吉甫書已闕六卷就其存者與新表舊志參對三者已各不同移徙分割紛亂不可爬梳不耐更參求矣

方鎮但表其地未表其人

新方鎮表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一恨事竊謂宰相世系舉宰相家之子弟族姓盡陳簡冊方鎮乃一代與人所繫較彼尤切若能取新舊各列傳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說臚其人而表之年為經地與人為緯尤為史家快舉予老矣欲辦此鉤稽甫始便覺目眩魂搖嘗勸友人諸廷槐成之尙未脫藁

宰相世系先後之次

宰相世系表編次先後理須立為義例而眾姓未便以意為先後也故仍依除拜之先後宰相年表首列

慈佑案歸安沈炳震東甫著二層書合鈔於方鎮表中已添載諸人姓名正以年為經地與人為緯惟僅據新舊兩書紀傳未及旁證他書故尚多闕漏東甫於乾隆丙辰春舉鴻博報罷其書至嘉慶末始刻于吳中王氏故尚未見

氏之書既須增補其板又聞已燬世間所行不多予頗有志為之而案中其無書



可借資梓况廢不  
皇政訂之投冒歷  
慨然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拜右僕射知政事世系表即以裴姓居首而凡此姓中各房所有宰相直至唐末俱以類從敘畢裴姓卽及劉氏者以劉文靜卽次裴寂爲納言也此例甚妥

世系表與年表例不同

宰相年表陳叔達之下卽次以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但遙領不同真授故世系表不數越過恭仁而先及封德彝德彝之下恭仁卽入爲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故以楊氏次之年表楊恭仁之下卽次以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檢校亦非真授故世系表越過宇文氏不數先列高士廉然則世表之例以遙領檢校不數而兼銜者仍數之與年表例不同

楊氏越公房

宰相世系表楊氏越公房自中山相結傳至越恭公鈞號越公房其後傳至國子祭酒寧生四子汝士虞卿漢公魯士皆貴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同而此下所敘則不同南部新書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



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  
 先人承襲巖為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  
 於秀州年八十餘巖之第三子曰鄜入京為員外郎  
 分司判西臺卒鄜之子曰蟻曰蛻蛻淳化三年登科  
 司封員外郎蟻之子曰侃端拱二年成名今刑部郎  
 中直集賢院希白是錢鏐之曾孫元瓘之孫侗之子  
 叔父倣納土歸宋巖為其丞相故奉圖籍將入覲而  
 歿於路也世系表則以堪為知退之弟非其子郁為  
 魯士子思實之子與南部以為虞卿元孫之子者大  
 不合且魯士既與汝士虞卿漢公嫡兄弟汝士虞卿

漢公官位皆顯於文宗之初年則魯士當不大遠何  
 以隔百四五十年至宋太宗即位之八年其孫方得  
 成名此大可疑而楊氏既官於吳越希白於祖父寮  
 屬親與周旋知之必審舊書虞卿傳亦以堪為知退  
 弟與世系表同而與南部不合疑舊書亦誤乃又以  
 汝士為虞卿從兄非嫡兄則又與世系表不同矣世  
 系表追溯其上世宗派直至秦漢三代者往往附會  
 荒誕洪邁容齋隨筆第六卷已辨之若其支裔仕唐  
 者宜皆可信然猶不免多所抵牾若此

李元紘衍



李氏除宗室自入宗室世系表外其非宗室而入宰  
相世系者分而爲二曰隴西曰趙郡隴西定著四房  
武陽姑臧燉煌丹陽趙郡定著六房南祖東祖西祖  
遼東江夏漢中也丹陽李氏有元紘是武后宰相昭  
德之子而漢騎都尉陵裔李氏又有元紘相元宗丹  
陽李氏下元紘二字必是傳寫誤衍非同姓名者

觀大冲華

趙郡李氏南祖之下有觀無位而東祖之下亦有觀  
則注云監察御史考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十  
四李元賓墓銘云李觀字元賓隴西人則非趙郡甚

明其下文又言觀登進士第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  
新書文藝傳皆與之合則非此南祖東祖之下一無  
位一御史又甚明乃文藝傳先言李華趙州贊皇人  
是趙郡矣其下文言從子觀字元賓云云不一也  
文藝傳華曾祖太冲今世系表趙郡東祖下大冲雖  
爲華曾祖一行而華曾祖自名贊王太冲曾孫中無  
華不合二也文藝傳太冲官祠部郎中華官右補闕  
而世系表太冲官雍王友華無位多合三也表傳抵  
牾如此

兩泌縣



趙郡東祖下有父名泌子名繇者泌無位繇懷州錄事而遼東李氏又有泌字長源相德宗子繇和州刺史已屬可怪乃一百三十九卷有李泌傳後附其子繇傳甚詳明首言泌爲魏八柱國弼六世孫世系表敘趙郡各房之先人不及弼且繇傳言其歷隋州亳州二刺史與表和州亦不合種種齟齬皆不可解

元和太和開成間李氏六宰相

世系表趙郡李氏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楷五子輯冕稱南祖芬勁稱西祖獻稱東祖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爲

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今考宰相年表元和初固有李藩李吉甫李絳三人因話作蕃者特傳寫誤而世系表絳出東祖吉甫出西祖與因話合至藩則世系末段總敘某房宰相若干人數內藩在南祖之列亦與因話合獨橫格內有脫誤遂似無可考世系德裕爲吉甫子固不待言而固言亦列南祖下云字仲樞相文宗再考舊書藩傳曾祖至遠天官侍郎壁州刺史祖畬考功郎中父承湖南觀察使



新世系表南祖下鄴令休烈生五子長鵬字至遠壁  
州刺史鵬子畬字玉田考功郎中畬子承山南東道  
節度使承子潘舊稱鵬爲至遠者唐人多以字行也  
承官與舊異當以世系表爲正也潘卽藩傳寫誤又  
脫去字叔翰相憲宗六字也汲古閣板號精善而脫  
誤甚多未見勝他本往往如此至遠之第四弟希遠  
希遠子并并子峴峴子固言則固言於藩爲同高祖  
總麻弟兄當云三從弟因語云再從弟微誤其珽世  
系雖列於東祖但絳是東祖胤之後此爲嫡支若珽  
則別一支跳行另起但云東祖之後又有謬自謬更

五傳至珽謬於胤其世次已無考況珽與絳乎則因  
語謂珽爲絳近從者誤又世系南祖有敬元相高宗  
而東祖又有平陽令敬元按其年數輩行平陽令實  
在後雖服屬已遠但族中有宰相竟與同名無此理  
此亦傳寫誤

### 李氏宰相世表遺漏

玉泉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  
直過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  
皆登宰執惟福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今  
世系表無三人者宗室世系表亦云某房宰相若干



人石程福已入彼表故也惟宰相年表會昌二年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皆無疑遺漏大約他姓遺漏尙多今未暇詳考舊一百七十六讓夷傳隴西人則非宗室

鄭氏北祖南祖各房

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司徒鄭真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細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案真公當作貞公傳寫誤餘慶也招國長安坊名屢見李

商隱詩此種乃小說家閑話而新書於餘慶傳遂摭

入之又以招國爲昭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貴主家昭國里未知孰

是宗叔者猶言族叔蓋雖同宗而疏遠無服攷宰相

世系表鄭氏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華爲北祖其弟

簡爲南祖華生允伯允伯生幼儒幼儒生敬德敬德

生撫撫生弼誠弼誠生九思九思生曾曾生長裕長

裕生慈明慈明生餘慶此爲北祖一派簡生季駒季

駒生宵宵生伯欽伯欽生孝紀孝紀生過庭過庭生

崇業崇業生杳杳生羨羨生綱此爲南祖一派綱雖

於餘慶爲叔父然綱之十世祖方與餘慶之十一世



祖為嫡兄弟故曰宗叔趙璘與世系表合也新於餘慶傳乃改為從父細從父者父之同祖弟兄方可稱之此非是於細傳云餘慶從父行添一行字便妥又新餘慶及細傳不載其祖父之名與官舊書傳則載之與世系表多同而餘慶父單名慈則脫下明字文憲公珣瑜也新書珣瑜傳作文獻未知孰是堂兄是同祖弟兄按世系表餘慶之父慈明與珣瑜之父諒皆許州刺史長裕之子則趙璘與世系表合璘於末自注云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按世系表珣瑜之子覃相文宗朗相宣宗餘慶之孫從讜相僖宗故璘

下缺一行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六

舊書避唐諱

劉昫以唐為本朝故避其諱而亦有不諱者此乃後人所改其諱者則改之未盡耳如舊林士宏傳持書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倫傳仍有治書侍御史唐臨劉文靜傳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原本無基字而長孫順德傳劉宏基原本仍有基字宏基本傳及長孫无忌傳同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聊一見之至於一百



三十四卷馬燧渾瑊傳贊云再隆基構克殄昏氛連用隆基二字則不可解

### 宗室諸王

宗室及諸帝子舊皆按其時代而分廁之新改爲總

聚於諸臣之前二者似皆可

舊書條去漢以來古法新書乃稱體並殊便于檢閱

### 開國名將戰功甚略

尉遲敬德秦叔寶等皆百戰名將新舊書於其戰功敘述甚略蓋草昧之初未立記注事多湮沒

### 一事並載各傳文複宜併

舊書一事而各傳並見其文重複者頗多俱宜歸併

一處如劉文靜傳文靜與劉政會投急變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反此事政會傳又重出之宜歸併一處李綱傳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宇文歆爲佐放縱攘奪百姓歆上表奏之坐免尋又復職劉武周來攻并州元吉棄城遁歸高祖欲斬宇文歆綱諫止之後元吉傳與綱傳重複者凡四五百字宜歸併一處房元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元齡等爲第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與之爭論一段已載神通傳宜歸併一處酷吏來俊臣傳脅狄仁傑承反不肯從王德壽牽楊執柔書被頭帛寄于光遠訟寃俊臣又代爲謝死



表召見知其偽得出此事已見仁傑傳但俊臣傳視彼稍詳宜歸併一處又李善曹憲之弟子而邕之父也舊書於儒學曹憲傳後已附善傳而邕在文苑傳又復詳敘善事兩處雖稍有詳略不同然大槩無異宜歸併一處又楊炯傳載炯所議冕服之制多與禮儀志復出宜歸併一處所謂歸併一處者非謂已見彼傳此傳可不見也但宜詳於一傳而於他傳之互見者則刪之極簡云詳某傳如此乃爲得體既令事蹟詳明又不煩浪費筆墨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一傳之中重複敘述其疏尤甚更不待言

新書自稱爲文省於舊然如來濟高智周傳本係閑談而兩處復載此類頗多已見吳縝糾謬第十二卷又如第百八十二卷崔遠傳載其祖母唐乳姑事已見柳玭傳此尤重出可厭

舊書各傳無字者多

史家列傳之體每人輒名字並舉此常例也舊書各傳亦舉其字而其無字者則甚多如宗室襄武王琛廬江王瑗溫大雅之弟彥博鄭善果之從兄元璿李大亮之族孫迴秀字文士及高祖子衛王元霸魏王



鳳李勣岑文本兄子長倩之子義薛收子元超之從  
子稷崔仁師之孫湜湜弟液太宗子恒山王承乾庶  
人祐楊纂纂族子宏禮劉德威子延景柳亨子志寧  
韓瑗上官儀崔敦禮盧承慶劉祥道許敬宗李義府  
子湛張儉劉仁軌裴行儉行儉子光庭唐臨張文瓘  
裴炎劉禕之魏元同韋思謙子嗣立蘇瓌子頌狄仁  
傑族曾孫兼謨桓彥範敬暉趙彥昭宗楚客婁師德  
薛訥李嶠崔融姚崇李元紘嚴挺之子武舉構盧從  
愿李朝隱王正韋湊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韓思復  
辛替否劉子元子貺餽秩迅貺子滋蕭穎士郭知運

子英傑英又王君奭韋堅崔圓杜鴻漸馮盎阿史那  
社余叔祖蘇尼失子忠契苾何力子明房瑄張鎬高  
適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元載第五琦令狐彰張鑑李  
抱真李寶臣李光顏馮宿蕭俛從弟倣馬植劉瑒豆  
盧瑑竇德明姪懷貞長孫倣倣從父弟操崔知溫張  
知審歐陽詢張後允蕭德言許叔牙王紹宗祝欽明  
徐齊暉杜易簡從祖弟審言沈佺期陳子昂宋之問  
闞朝隱李適賀知章王泚李邕唐次李嗣真吳筠以  
上諸人舊皆無字以新書考之則琛字仲寶瑗字德  
圭彥博字大臨元璿字德芳迺秀字茂之士及字仁

字彙考博心名子雅字秀亦  
第名大有字秀將則秀博  
實以字行若大臨乃其名字  
亦因是凡第名字五殊印以爲



字大臨不遇恒天言之年如  
唐元節字名而所以字行  
無無雙名如單字之理因  
元節之傳世已深若故即以  
看者字解及及新書亦皆  
恒天言之年舊書云名字  
元節心不誤也

人元霸字大德鳳字秀成勣字懋功義字伯華稷字  
嗣通湜字澄瀾液字潤甫承乾字高明祐字贊纂字  
續卿宏禮字履莊延景字冬日亨字嘉禮志寧字仲  
謚瑗字伯玉儀字游韶敦禮字安上祥道字同壽敬  
宗字延族湛字興宗儉字師約仁軌字正則行儉字  
守約光庭字連城臨字本德文瓊字稚圭炎字子隆  
禕之字希美元同字和初嗣立字延構頌字延頌兼  
謨字汝諧彥範字士則暉字仲暉彥昭字與然楚容  
字叔敖師德字宗仁訥字慎言嶠字巨山融字安成  
崇字元之元紘字大綱武字季鷹搆字隆擇從愿字

子龔朝隱字光國正字仲山湊字彥宗虛心字無逸  
維字文紀思復字紹出替否字協時貺字惠卿餗字  
鼎卿秩字祚卿迅字捷卿滋字公茂穎士字茂挺英  
傑字孟武英又字元武君奭字威明堅字子全圓字  
有裕鴻漸字之與益字明達忠字義節明字若水瑄  
字次律鎬字從周適字達夫晉卿字元輔冕字章甫  
遵慶字少良載字公輔琦字禹珪彰字伯陽鑑字季  
權一字公度抱真字太元寶臣字為輔光顏字光遠  
宿字拱之倣字思道植字存之瑒字子全豆盧瑑字  
希真懷貞字從一敞字休明操字元節知温字禮仁



知謩字匪躬。詢字信本。後允字嗣宗。德言字文行。叔  
牙字廷基。紹宗字承烈。欽明字文明。齊暉字將道。審  
言字必簡。佺期字雲卿。子昂字伯玉。之問字延清。一  
名少連。朝隱字友倩。適字子至。知章字季真。澣字子  
羽。邕字太和。次字文編。嗣真字承胄。筠字貞節。新書  
必非妄造。舊不如新。

又如房喬字元齡。而新云元齡字喬。本碑同。舊書于  
志寧無字。而新云字仲謚。此見崔敦禮碑。新與碑同。  
碑乃當時所立。而新與之同。知其非妄。裴行儉字張  
說。撰神道碑。正與新書合。見英華八百八十三卷。行

儉字光庭。張九齡。撰神道碑。正與新書合。光庭卒  
于開元二十六年。碑立于二十四年。契苾明字婁師  
德。撰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先天元年。李光顏字李  
程。撰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開成五年。足見新書之  
確。惟孔穎達新舊皆云字仲達。而本碑云字冲遠。此  
以字相似而誤也。

此外如尉遲敬德。闡立德。高季輔。蘇定方。徐有功。王  
方慶。唐休璟。徐彥伯。郭元振。元行冲。張道源。徐文遠。  
陸德明。舊皆無字。而新則云尉遲恭字敬德。以字行。  
闡讓字立德。以字行。高馮字季輔。以字行。蘇烈字定



方以字行。徐宏敏字有功。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王  
緝字方慶。以字顯。唐璿字休璟。以字行。徐洪字彥伯。  
以字行。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張  
河字道源。以字顯。徐曠字文遠。以字行。陸元朗字德  
明。以字行。並當以新爲正。

若李嗣業。張嘉貞。郭子儀。劉允濟。舊皆無字。而新云  
李嗣業字嗣業。張嘉貞字嘉貞。郭子儀字子儀。劉允  
濟字允濟。此等在今日觀之。則殊屬可笑。反不如舊  
書之佳。然考之前史。亦自有此等。如梁書劉孝綽字  
孝綽之類。蕃將儘可無字而云尙  
孤字可孤則無謂

至於崔允字昌遐。而新云字垂休。此則二書各有字  
而不同者。舊韋機。新作韋宏機。舊盧鴻。一新作盧鴻  
此則并其名亦不同者。舊張知謩。蒲州河東人。而新  
云幽州方城人。舊李嗣真。滑州匡城人。而新云趙州  
柏人人。舊吳筠。魯中儒士。而新云華州華陰人。此又  
鄉貫之不同者。

### 美惡宜別卷

凡作史者。美惡必宜別卷。所以類族辨物。使薰蕕異  
器。閱者一覽可知。舊唐書不然。姚璿。邪佞。乃與狄仁  
傑同傳。王及善。杜景儉。朱敬則。皆屬清正。而以楊再



思小人與之同卷亦非其類新書則及善景佺自與王緜等同卷朱敬則與狄仁傑郝處俊同卷再思改爲與宗楚客祝欽明等同卷欽明鄙劣小人舊乃入儒學傳新改之極當又如僕固懷恩之反辛雲京釀成之而舊乃與李光弼同卷李正己背叛而舊乃與薛嵩令狐彰田神功同卷陸辰非小人舊至與柳璨相次凡此皆以新書所改爲允若劉元佐董晉陸長源劉全諒四人者情事相連舊合爲一卷尙可乃將李忠臣李希烈吳少誠及弟少陽子元濟一并攙入同卷亦爲非類新改忠臣入叛臣希烈入逆臣是也

但元濟不入叛臣則又未妥

段秀實顏真卿恰好合傳天造地設馬燧渾瑊同傳稱停而出搭配極精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聚斂小人自宜類聚新書每事必與舊書違異而於此等處亦不能出其範圍

前史惟晉書中間亦有忠奸同在一卷不拘其類者此必別有相與類敘之道其中頗有關涉不便分析故耳舊書間有可援此爲例者如第五琦班宏皆小人而劉晏無大劣跡居官頗有可稱三人亦似不宜同卷而同卷者或以其皆理財賦亦可類從新書每



寧定正父子非悅之子姓忠  
逆回殊自以別傳為是

多改舊而劉晏以下五人同卷則仍之田承嗣田悅  
等之凶逆田宏正田布父子之忠貞一門之內善惡  
判如冰炭然因事類記或不得不聚於一卷中此似  
亦未可以編次不倫責之

可以無傳而有傳

趙涓李紆鄭雲逵官非要重又無大功大過皆可不  
必立傳舊皆入列傳殊為煩冗新既稱為文省於舊  
於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又取舊書忠義中之庾  
敬休儒學中之徐岱馮佺文苑中之王仲舒併入共  
為一卷實皆可以不載者明知其贅而闕論贊則更

為非體矣敬休之祖父不過遇亂逃匿未嘗有抗節  
不撓捐軀殉國之事未可言忠義至敬休安流平進  
乃列為忠義殆因其祖父而誤入之舊書之謬于此  
為甚改入列傳雖稍勝其實敬休亦可無傳又舊良  
吏中如閻濟美者新改為列傳此求異於舊書耳其  
實此人毫無事蹟刪去可也

此等皆入列傳可也

當有傳而無傳

裴樞舊附在裴遵慶傳而與樞同歿之獨孤損崔遠  
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皆并命於白馬驛者惟展有傳  
餘皆不見有傳此為闕事又舊宦官中無仇士良此



疏漏之甚者新書補之甚善此外應載而不載者兩書皆有之

美惡不別卷可無而有當有而無舊書于此三種弊病已見于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末一段中者今不重出

王通隋唐二書皆無傳

邵氏遠平曰王通擬經宋儒譏其僭然正學秦蕪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豈出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下乃隋史既逸其傳唐書又不補入殊屬闕然愚謂通隋人唐書本不當有專傳然新舊隱逸傳

於通之弟績傳中已附見通事非全不見也而舊書乃云通自有傳則史之駁文耳且以通之浮虛無實原未足比德明諸人而今所傳文中子在唐已多尊信之者如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乙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隨亾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皮日休文藪第四卷文中子碑云



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  
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  
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  
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孟子之門人  
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  
孟豈徒然哉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文中子碑云仲  
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  
百年之祚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  
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  
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

矣又第九卷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皆  
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  
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皮  
陸司空皆未免於誕至趙宋安人阮逸爲中說注又  
多增竄非盡出通手也假如其說唐初房杜輩皆出  
通門下平日講道論德佩服訓言後得君秉權位極  
將相縱不能表彰先師備加崇奉而隋書實出諸公  
手爲立一傳何難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頭巾邨學  
究牛宮傍教三五兒童曰長渴睡無以自遣援筆輒  
效聖經開口自任道統非王通阮逸輩爲之作俑哉



於聖朝開口自封爵非王國則改軍為之明前  
 梁牛宮南越三年以重日具國無以自封其  
 手為立一書封爵以法傳之有異時乎  
 錄財幣不封太師太保太尉  
 嚴門下平日其直館為地應有  
 多餘其非漢也取乎其地其地  
 劉國空若  
 前文中于  
 李公  
 庚申十二月和十日定伯周一過  
 印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七

新書初立體例遠勝舊書

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子長所立品目也各  
 列傳中固已忠佞並著愚智兼載矣而偏美偏惡抽  
 出別題之後之作者或因或革隨事為名亦無不可  
 新唐書又特變前例而別為一體凡方鎮之守臣節  
 者既入之列傳矣其餘桀驁自擅而猶羈縻為臣者  
 則自名藩鎮傳而聚於酷吏以下蓋此輩皆未至於



一 史記卷八十五  
一 卷八十五  
一  
叛而近於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於惡之甚者爲  
姦臣敢爲悖亂者爲叛臣稱兵犯上僭竊位號者爲  
逆臣此皆劫前史之所未有舊惟逆臣中人總附于  
末不與衆傳相混猶少一李希烈其餘直與希烈一  
槩列各傳中愚謂新唐書固遠勝舊書何則新書於  
希烈傳中以希烈與梁崇義李納朱滔田悅謂之五  
賊舊書於史憲誠等傳論中說河北凶橫之狀謂之  
魏鎮燕三鎮謂魏博鎮冀幽州也卽李寶臣李懷仙  
輩皆跋扈無君舊書乃與諸傳平列毫無分別可乎  
故知新書所改是也

舊書之尤可怪者安祿山傳後有高尙孫孝哲是矣  
乃朱泚旣與祿山等同列則姚令言源休輩助逆醜  
徒正當附泚傳此旣景傳後附以王偉例也乃又提  
令言與休入之前列傳中此更錯亂之至新書泚傳  
中旣附令言等事極是目錄於祿山下小字注高孫  
亦極是乃泚傳下不注姚令言源休等名亦係漏去  
新改舊有是有非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卽其標目名  
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  
有是有非今未暇覲縷略舉幾事以明之陳子昂舊



入文苑是也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  
改列傳是也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  
劉子元之孫滋舊別爲傳非也新改附子元傳是也  
嚴挺之之子武舊附挺之是也新改爲父子各自別  
傳非也陽城大有關係當入列傳舊在隱逸固係大  
謬新改卓行尙嫌偏隘皆非也張嘉貞與其子延賞  
相繼爲宰相而俱不得爲賢舊書因其事蹟頗多而  
各傳固宜新書因其皆無大功大罪而合傳亦通皆  
是也

子孫無大善而別傳舊書此病已見呂夏卿直筆新  
例者此不重出  
邵氏經邦曰新書韓愈柳宗元不居文學段秀實顏  
真卿不列忠義李淳風呂才不歸方伎皆非是案史  
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爲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爲文  
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列傳正史例也

### 節鎮治所

舊地志歷敘天下節鎮凡有四十七使每使下注明  
治所新地志各採訪使方鎮表各節度使皆有治所  
更明析矣讀兩書者欲讀各傳則先記明某使治在  
某地以此考其行事而當日情勢如在目前此因志



以通傳也及讀各傳卽其行事以考則某治在某地  
一一可知此又因傳以證志也不能饒舌試隨舉兩  
則舊志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爲府治江都甘泉屬  
江南江淮等處布政司觀舊書杜佑韋元甫等傳則  
可見浙西觀察使治潤州今爲鎮江府治丹徒屬江  
南蘇松等處布政司觀新書李德裕傳則可見

### 諸倉

新唐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  
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  
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幽隴志不及此

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  
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因襲取黎陽倉案興洛倉一  
名洛口見食貨志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縣黎陽者  
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  
縣東北也新任瓌傳義師起瓌至龍門見高祖曰瓌  
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  
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循朝邑蕭造  
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  
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  
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



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聞外事與任瓌等之旣而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案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在黃河南岸與北岸山西之滎河縣相對永豐倉當在此亦見食貨志隋人積粟處唐兵自太原渡河卽取此倉世亂民飢有粟則民來附也帝都所在必於近都地築倉貯粟而轉漕適中便地亦或置之以爲委輸洛口倉係隋煬帝所置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共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事詳文獻通考第二

十五卷國用考李密據此故新馬周傳貞觀六年上疏有云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是也黎陽倉無考疑亦隋所置永豐倉據任瓌傳亦隋所置而唐人因之者唐人自置倉復數十事詳新食貨志文獻通考全用其文又有敖倉考漢滎陽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明移滎澤治於隋故城南五里今仍之亦屬開封府敖山本在滎陽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此城本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縣治移則相去十里矣此見唐括地志說詳予尙書後案禹貢及書序秦都



關中故於敖置倉以爲沂河入渭地後楚漢交戰酈  
 食其勸漢堅守敖倉之粟見漢書本傳北方土堅燥掘土  
 爲窖藏粟至百餘年不壞而何學士焯云聞中州人  
 言秦人因土山窖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然則  
 此倉本自有異且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魏晉及  
 北魏皆因之至隋唐又都關中敖倉轉輸爲便所以  
 歷代因之新康承訓傳龐勛反據徐州或勸西舉汴  
 宋食敖倉則唐末猶存千餘年矣宋金元明都徙而  
 諸倉皆不用

新藩鎮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憲宗討蔡師道選卒二

千陽言助王師實欲援蔡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  
 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  
 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  
 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敖  
 倉本在滎陽縣析爲滎澤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  
 河陰縣故此言河陰

分司官

唐都長安而洛陽爲東都相去非遠其宮闕蓋亞於  
 西都不特人主臨幸頻數而官於朝者亦多置別業  
 於其中士自江淮來者至此則解裝憩息焉又設爲



分司官不關政事而食其祿本以處罷黜之人或既遠黜復量移于此而性樂恬退者亦或反從而求爲之此其制頗似明南京官而宋奉祠亦似之乃新舊地理志職官志方鎮表槩未之及殆因其閑散猥冗故從略而見於諸傳者則甚多姑隨舉如千條以存其制如舊書之王縉傳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貶括州刺史移處州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又白居易傳太和二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懼以黨人見斥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

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又劉瞻傳瞻罷相貶康州刺史移虢州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又文苑傳齊澣爲汴州刺史李林甫惡之坐賊廢歸田里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由絳州刺史爲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旣廢居家甚每園林行樂杖履相過談讌終日司空圖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又如新書之皇甫湜傳仕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舍求



分司東都又舒元興傳遷刑部員外郎李宗閔以爲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又王璠傳左僕射李絳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李固言以右僕射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又康日知孫承訓傳以冒功移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又李珣由宰相貶昭州刺史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崔珙以宰相斥恩州司馬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起執政又以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田宏正傳擢其兄融太子賓客東都留司杜牧傳以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據此諸條則知

不論尊卑文武上自宰相下訖庶僚皆可分司大約宰相多以賓客居之故新李德裕傳德裕凡三次分司始以宰相出爲節度又被讒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袁州長史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相武宗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白敏中等素仇斥其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至於節鎮亦有分司者如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長慶元年七月貶盧龍軍節度使張宏靖爲賓客分司胡三省曰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案時軍人呼宏靖爲相公宏靖亦帶使相銜者要之自請移疾而得之



者斯爲上矣遭讒而被放者抑其次乎

庚申十二月初十日茅客閣一過

葛邱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八

后妃鄉貫世系新舊全異

舊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而新書則京兆平陵人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而新書則河南洛陽人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而新書則鄧州南陽人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秘書監而新書則本仕家失其譜系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而新書則云戚里舊族也



祖濯尙定安公主按韋后傳載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似卽其人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而新書則云丹陽人或云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庭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而新書則越州人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而新書則云梓州人至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並注云事闕而新書則紀載甚詳明一代中后妃有傳者僅三十餘人舊書於其里居籍貫氏族世系半屬譌舛闕佚必待新書改正補完之恐非情實舊書據實錄國史況相去之時尙近乃反譌闕修新書者在其後幾及百年乃反詳明似覺難信若敬宗郭貴妃舊書反居穆宗后蕭氏韋氏之前敘次不順而文宗之后妃竟無傳僖宗亦無后妃新書乃改敬宗郭妃入穆宗諸后及尙宮宋氏下爲得其次其文僖無后妃仍與舊書同

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

新武后本紀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吳縝遂從而糾之以



爲二者未知孰是必有一誤按舊職官志內侍省內  
常侍六人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各一員二者雖其職  
不同然方是時宦官之兼十六衛將軍名號者多矣  
內常侍乃其本職監門衛大將軍則其兼官也紀傳  
雖宜畫一然互見之亦可未可便指爲疵病吳所糾  
太覺苛碎

### 中宗以祖姑之女爲妃

漢惠帝后張氏姊之子也此人倫之極變舊傳中宗  
和思皇后趙氏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按高祖女  
是中宗之祖姑以祖姑之女爲妃雖未至如惠帝於

理亦殊不順

### 元宗后王氏

元宗廢后王氏神念裔孫新舊書甚明李濬松窓雜

錄見平湖陸烜奇晉齊叢書乃云姓何傳寫誤

### 楊貴妃國忠世系

舊元宗楊貴妃傳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  
司戶如少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旣承禮遇  
贈元琰太尉齊國公叔元珪光祿卿再從兄鈺鴻臚  
卿錡侍御史後又言如弟鑑尙公主又楊國忠傳本  
名釗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尙書則天朝幸臣張易



之卽國忠之舅也其後又云貴妃兄銛拜鴻臚卿新  
貴妃傳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而以銛錡爲妃宗  
兄國忠傳則云太真妃之從祖兄而以元琰爲國忠  
從父考世系表汪之子令本庫部郎中令本之長子  
友諒吳陵令友諒之子珣宣州司士參軍珣之子卽  
國忠令本之次子志謙志謙三子長元琰次元珪次  
國子司業元璈銛則元琰子錡則元珪子鑑則元璈  
子也據此令本爲妃曾祖舊云高祖誤令本元璈官  
皆與表異銛是妃嫡兄錡是妃從兄而舊皆以爲再  
從兄亦誤新皆以爲妃宗兄則似無服之族兄更誤

矣予得楊珣墓碑搨本元宗御製并八分書太子亨  
奉敕題額案其文珣字仲珣右相國忠之父卒於開  
元五載二十七載葬於岐陽天寶十二載重贈武部  
尚書追封鄭國公碑立於是年舊書天寶十一載正  
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  
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  
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予所見唐碑之稱文  
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志銘行文部常選申堂構  
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考胡三省引  
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



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揚案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喬乃雄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敘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妄矣昊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名也據世表友諒旣是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元琰之父而妃之祖則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正與傳云國忠爲妃從祖兄合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威晚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蔽惑爲

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又新書傳及世表於汪皆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尙書表於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趙明誠信碑疑史殊屬不確

懿安皇后郭氏二書大異

舊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云尙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勲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册爲貴妃穆宗嗣位册爲皇太后敬宗卽位尊爲太



皇太后敬宗被弑立文宗文宗孝謹奉祖母有禮武宗即位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諡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新書言穆宗崩中人謀為后謀稱制后怒不許武宗喜畋后屬覽諫臣章疏帝索閱往往道游獵自是畋稀后之賢如此舊書於二事皆不載已為可恨乃新書於傳末一段又云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

有曩怨帝奉養禮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為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召后主祔廟此段與舊書更大相矛盾觀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各條見商榷碑海鍾人傑唐宋叢書乃知新書傳末一段本裴氏也裴記於帝聞不喜作上大怒后暴崩下有上志也一句新書刪改蓋以宣宗在位



頗多善政雖載其事稍爲諱之後人動訾新書好采  
小說如此等采之却有益據裴記則宣宗賊害嫡母  
惡逆之尤要之后本憲宗元妃以後宮多嬖不得正  
位迨穆爲后子敬文武皆后孫奉養之隆自不待言  
不料武宗崩而所立乃宣宗當日閹宦橫行立君皆  
出若輩手宣宗之立定非后意其崩縱未必遇弑幽  
逼而終自是真情舊書謂宣宗事后恩禮愈異於前  
朝此豈足信且王皞之爭事難臆造舊書何得抹去  
之斷以新書爲勝

李訓鄭注惡李德裕

舊女學士尙宮宋氏傳李訓鄭注惡宰相李宗閔李  
德裕新書無李德裕是

箇小兒

舊李密傳爲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謂宇文述曰箇小  
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新作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  
此等却以仍舊爲佳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煬帝好  
效吳語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胡三省注吳人  
自稱曰儂箇小兒亦吳語也

竇建德自言充裔

舊竇建德傳篇首但云貝州漳南人新書則云自言



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舊書敘建德殺字  
文化及遷都洛州之下乃云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  
墓灌原本作觀是青原本同皆誤當作充此云祠充  
則篇首宜如新書自言充後爲得舊書無此句則敘  
事無根

李軌傳舊不如新

舊李軌傳先敘安修仁本與胡助軌舉事其後梁碩  
勸防察諸胡頌與修仁由是有隙由是二字遙應前  
文乃其下突接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則絕不  
知其何故新書補之云仲琰侯碩不爲起仲琰憾之

舊不如新

劉黑闥傳說文

舊劉黑闥傳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尙書  
高雅賢爲右領軍新書作以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  
胡爲右領軍此脫原本脫同以後凡脫誤一二字不  
悉著多者出之

陳當世

舊輔公祐傳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  
紹宗屯於青林山惠亮下脫陳當世原本同

東郡賊帥



舊沈法興傳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郡賊樓世翰舉兵圍郡東郡當作東陽原本誤同又法興尅毗陵稱梁原本作稱王愚謂當從通鑑紀事本末作梁王爲是

李子和建元正平

舊李子和傳據榆林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原本同新書及通鑑皆作丑平是年大業十三年歲在丁丑故也作正非

竇建德亦以是年建元丁丑

長孫順德發疾

舊長孫順德傳順德發疾太宗鄙之謂房元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此疾何足問也新書云順德喪息女感疾舊無此句則下文語皆無根舊不如新

武士護應入外戚

舊武士護傳論云士護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愚謂士護之於高祖不過舊故承恩澤耳何足以言功臣此論可云直筆但傳中後半截旣言義師起士護不預知而前半段仍有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等語



自相矛盾此正武后朝佞筆削之未淨者新書不載極是且舊論既顯斥其本無戡難之勞乃仍列功臣之次竟與唐儉等醜顏並列尙屬過優新唐書退入外戚裁斷最妙邵經邦宏簡錄從之是也若長孫順德自有功勞非以后族進新書附入无忌傳中可耳邵氏亦入外戚則似過矣大凡外戚一門必庸碌苟富貴者宜入之有善可紀者不必入順德是也惡著者亦不宜入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正所以著其惡而新書改入外戚亦非

任蠻奴

舊傳任瓌字瑋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父七寶陳定遠太守新書云陳將忠之弟七寶子忠卽蠻奴也

許紹授陝州刺史終涼州都督

舊許紹傳紹家于安陸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率黔安武陵澧陽等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新書同按王得臣塵史卷中碑碣篇載紹之子智仁墓碑而論之因引唐書云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彼時紹雖遣使歸附尙有王世充道梗故遥授峽州峽州卽是夷陵豈有卽爲陝州刺史之理新舊書皆傳







篇自序云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  
主既異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自注云  
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  
類案本紀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卽位十一月庚寅降  
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渾而言之不顯道彥  
名膠東郡王道彥傳但言太宗卽位降封公并不言  
是郡公縣公惟是道彥既是郡王而云降封公則自  
是郡公而紀中僅失落一字若云郡縣公卽得之吳  
所糾似太苛吾所嫌者道彥傳前半篇但云高祖初  
封義興郡公例得王竟不知所得何王太欲簡省愚

見當云以例進膠東郡王

### 溫彥博傳

溫彥博傳新舊大同小異予得彥博碑搨本考金石  
錄彥博有墓志無換人姓名有碑則岑文本換而書  
者皆歐陽詢予所得殘缺甚而篆額云唐故特進尙  
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十六字甚明則是碑非  
志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碑卽是年十月所立趙嶠  
謂是詢年八十餘所書也新舊但於彥博之兄大雅  
傳中敘其父君攸而碑則并及其祖裕又有云大業  
之始以親喪去官當是指大雅又云出奔高麗乘轅



南反銜命蕃境則不知何指敘彥博卒後詔民部尙書莒國公唐儉護喪給東園祕器則新舊皆不載此碑以准爲準以遂爲逮以啟足爲顏子皆誤其新舊互異及碑與新舊可相參證者詳金壇王氏澍虛舟題跋第三卷

謂開元爲今

舊竇威傳末段云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今謂開元時也此沿襲當時實錄原文

唐臨等傳謂元宗今

上已見顧氏筆記

### 韓王元嘉爲絳州刺史

舊高祖二十二子傳韓王元嘉不言其有幾子見者

訓誼訥三人新書則云六子訓誼諶誤訥其一不見

今有碧落碑尙在絳州龍興宮無撰書人名李綽尙

書故實見陳繼儒云是元嘉之第四男爲其先妃所

製陳惟玉書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四卷云其詞黃

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觀

新書誤實元嘉第四男封黃公工爲辭章合之尙書

故實爲譔所製文無疑惟新書元嘉垂拱中爲絳州

刺史舊書則云歷刺潞澤定三州不言其曾刺絳疑



舊書有闕碑立於咸亨元年必是其時元嘉刺絳而  
妃卒故立之倘如新書云在垂拱中則當咸亨時元  
嘉尙未刺絳碑何以豫立於此疑新書有誤

### 元軌事蹟歷官

新書於各帝子惟中宗睿宗子有論餘則十一宗子  
共一論而高祖太宗高宗之子皆無論或論或否例  
既參錯有敘無斷成何體式班范史裁毅然決裂之  
此宋人妄態也舊於高祖二十二子論中標元嘉元  
軌元裕元名靈夔五人爲賢王禹偁著論獨推元軌  
歷舉其諸善行見小畜集第十五卷新於其事蹟刊

削頗甚并其歷官之年皆去之而作總撮之筆若舊  
云高宗者新必改而但稱曰帝省却一字使讀者不  
辨其爲在太宗時高宗時新書如此等處徃徃令人  
齒冷

### 元軌子七人

舊元軌傳有子七人長子緒垂拱中被殺神龍初封  
諸孫暉爲嗣霍王餘無所見新書則六子而於緒之  
外又多純事

### 房熊字子繹

舊房元齡傳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原本同抄宋本



作字子釋褐云云子字之下應脫一字而所脫卽釋字也能釋是楚之祖故熊字子釋釋與釋連相似而致脫誤耳

### 房元齡異文

舊房元齡傳貞觀四年代長孫無忌爲尙書左僕射封魏國公十一年改封梁國公貞觀政要任賢篇則云三年拜尙書左僕射封梁國公通鑑一百九十三卷元齡以三年二月戊寅與杜如晦同拜僕射政要是又舊書元齡卒年七十新書作七十一疑一字衍

### 京兆杜陵

杜如晦傳京兆杜陵人新舊書同案舊地理志京兆府絕無所謂杜陵縣但有萬年縣貞觀政要任賢篇作京兆萬年人是趙明誠據虞世南所撰碑謂其祖名徽而唐書傳云名果可據碑以正其失考新書但書其祖果而舊書則具列其高祖名徽祖名果明誠但觀新書不考舊書予未見碑恐係明誠不詳審輕發此疑俟再考

### 李靖傳互異

李靖傳新舊大同小異靖陪葬昭陵予得其碑拓本斷缺多不見撰書人名及年月據金石錄許敬宗撰



王知敬書顯慶三年五月立也新不敘其先世而舊云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碑則云曾祖口魏河和復硤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蓋此人都督五州書法似異實同但一以爲祖一以爲曾祖且碑乃單名雖漫的非崇義字舊云初仕隋長安縣功曹與碑合新無舊此下云後歷駕部員外郎新則云殿內直長未知孰是碑二者皆不見恐在斷缺中進兵襲突厥新云去其牙七里頡利乃覺何近如此舊作十五里爲得殺頡利之妻隋義成公主新刪削直云殺義成公主讀者茫然知義成爲何人亦宜仍舊破突厥

歸舊云溫彥博譖其縱兵掠奇寶而新改爲蕭瑀所劾未知孰是賜食邑通前五百戶新舊同而碑云三千戶者碑言虛數新舊言實封也靖妻卒墳象突厥鐵山吐谷渾積石山者以靖破此二寇旌之也新乃刪去突厥吐谷渾字亦令讀者茫然不曉其故新之妄刪改多此類封衛國公舊竟重複兩書之舊書之蕪穢亦甚矣卒贈并州都督新舊同碑作使持節都督口口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新舊省文也給東園祕器新舊略之其他集古錄據碑駁史未當見金石錄明知其非而於新書仍不補正見石墨鐫華



段志元新舊碑異同

段志元傳新舊有小異予得其殘碑無書撰人名據金石錄立於貞觀十六年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新改爲車騎碑正作驃騎新非與尉遲敬德同誅建成元吉新削去此下碑有除左虞候率新舊皆不載新於太宗卽位加封下添出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以逗留免未幾復職一節舊無碑有但諱逗留宜從新貞觀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新亦削去碑結銜正有此不當削卒贈輔國將軍新作大將軍碑正作大當從新新舊無卒年若干碑則云年四十五

餘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王珪隱居與房杜善

舊書王珪傳季叔頗有人倫之鑒頗通鑑作類是新書於傳末贅一段云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書本傳無此事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與太宗過其家妻能識之蔡絛西清詩話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子



美獨得其詳史爲疎略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元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若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吳曾此辨是如曾辨新書與杜詩皆非也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謂子美以爲珪之妻杜氏新書以爲珪之母李氏蔡條又妄引唐書列女傳以爲珪之母盧氏而其實唐列女傳并無此言如蔡條之謬陋狂鄙固宜其輕信杜詩誠不足責矣洪邁又言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擊劉黑闥立功以傾秦王高祖責珪等構兄弟之怨流之太宗卽

位乃召還任用宴近臣殿內長孫無忌曰王珪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宴上曰珪盡心所事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洪此辨甚精可以折倒杜詩之誣乃又言杜稱其祖姑不應不實殊不知杜甫不過一詩人而已詩人之言往往無實卽其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則正當呼王珣爲表姪何云重表姪一稱謂間乖舛迂謬所敘述事豈足信哉至新唐書雖列正史但宋子京好采小說坐長孫無忌此等必中晚唐人或宋初人因杜詩自誤出子京信之遂成此累其實珪不但徵時未識太宗亦并未交房杜



如果於隱居時卽與房杜交善則志同道合方其擇主而事自當相與訂約共擁戴太宗於潛邸何以元齡當太宗初起兵卽參帷幄乃其後薦如晦不薦珪珪且力爲建成畫策欲擠陷太宗乎其水火矛盾如此新書之妄顯然宜痛削去一以舊書爲正

魏徵傳新舊詳略互異

魏徵始事元寶藏繼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竇建德復歸隱太子終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許管仲以仁則徵可以此例生當亂世不得不爾功足晚蓋可無苛責矣新舊徵傳載其匡輔直諫之事詳略互異

沈氏已考得愚謂徵諫事吳兢貞觀政要詳載之然此書猶兼載他人之言若尙書吏部郎中琅邪王方慶所集魏鄭公諫錄五卷宋史二百三卷藝文志作王繼卽方慶名則專爲徵作者所載多至百有餘事傳中豈能盡人乃新舊傳皆云徵諫事前後二百餘則諫錄尙未盡也

圍川縣

諫錄第一卷諫科圍川縣官罪事舊書則作漳川縣新書作圍川宮攷舊地理志鳳翔府下云武德元年割雍陳倉郿三縣置圍川縣其年割圍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圍川來屬八年改圍川爲扶風縣



此事諫錄言李靖王珪奉使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太宗怒令案驗圍川縣官舊作漳川固無此縣新改爲圍川宮亦因別見作圍川據以改舊而又疑其不似縣名改爲宮名二者皆誤當以諫錄爲正

魏徵卒年并贈拜官

舊書敘徵將卒之事云貞觀十六年拜太子太師其年稱綿悞以下卽連述徵病篤帝幸其第等語以及徵夢其下却云年六十四乍讀之似卒於十六年矣新書則作十七年亦無月日且不言其年若干通鑑

第一百九十六卷徵卒於十七年正月戊辰觀此年月日方分明徵病已久舊書因於十六年綿悞下連敘徵卒不復書其年月日非誤認作十六年卒也而詞不別白遂致牽混新書具年差善不具月日及年若干亦非太子太師新同諫錄第五卷作太傅當從新舊書贈相州都督新舊同諫錄作相衛黎魏沼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文異實同







卷之三